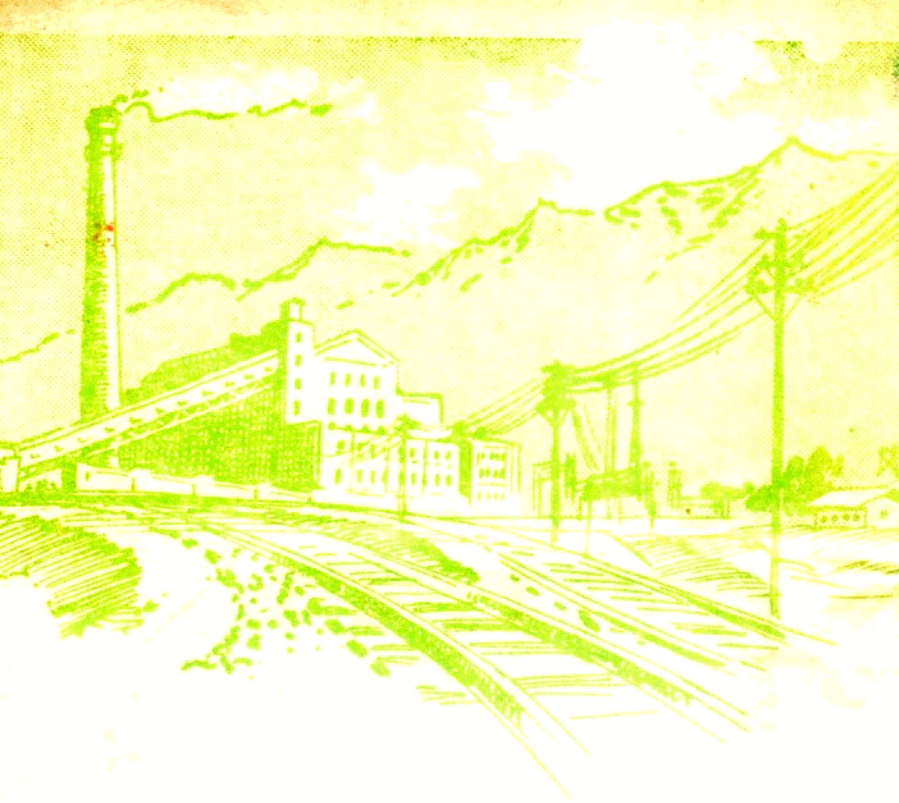




梅 定 著

光輝的道路

雲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光輝的道路·····	(1)
崔光鼎上北京·····	(12)
製造農具的人們·····	(35)
礦工的心事·····	(48)

封面設計：梅肖青

插 圖：對 山

光輝的道路

——記女電焊工程昭清

在新建開遠電廠工地上，一個青年團的會議在進行着。

這是午飯後的休息時間。人們隨隨便便的坐在堆滿機件和管道的曠場上。從這兒可以看到那連結滇越鐵路的鐵路專線；這是專門爲了把各種大件器材直接運到安裝工地而築的。可以看到紅色的龐大的廠房和高聳入雲的煙囪。廠房雖然已經蓋起來了，但整個工程並未完工。是的，人們爲着要提前完成國家計劃，把電早些送到箇舊礦山，爭取在二月點火發電，正進行着辛勞的緊張的安裝工作。

這個會是爲着推荐參加箇舊市青年積極活動分子代表會的代表而召開的。青年團總支書記帶我到這兒，會議看模樣已經進行有一陣了。一個年青的，看來只有十七、八歲的姑娘正在發言。她看到我們後，放下手裏的發言提綱，停頓了一下，但立刻又毫不羞澀地繼續着自己的熱情的發言。

“……我們都知道，她是蘇聯專家親手培養的女焊工，因此，她對蘇聯專家的指示執行最認真、最嚴格，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這個年青的姑娘昂起頭，用眼把大家掃了一下，好像她在觀察大家對她的發言有什麼反映似的。而後又用濃重的四川口音繼續說道：“我說個具體材料：有一次，一個老師傅叫她去焊一個活路，她走去一瞧，搖了搖頭，

說：‘我不焊。’那個老師傅問她：‘叫妳焊，妳爲啥子不焊？’‘我就是不焊，’她非常堅決的說道，‘我不能這樣照你的吩咐去燒，蘇聯專家教導過我：管子以下的焊接必須火焊；管子以上的焊接才能用電焊。根據眼前這個活路，我認爲不應該這樣來焊。’結果證明她的堅持是正確的，因爲這件事還得了蘇聯專家的表揚呢！”

“她，她，到底是誰啊？”團總支書記突然插斷她的話問道。

“誰？你還不知道，就是我們的程昭清阿！”她的眼光掃了掃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姑娘。她的背向着我，手裏拿着一根錫條頭在地上隨便的劃着。我只能看着她的耳根；耳根是緋紅緋紅的：她一定是爲別人講着她的事害臊哩！

“嗯，”團總支書記點了點頭，問道：“還有麼？”

“當然還有囉，你聽着！”那個年青女工狡狴地微笑着，說。“她的工作一貫積極負責……哎呀！先不安帽子，我還是講事實吧。×號爐大氣包內部裝製焊接是很重要的工作，領導指定她和另外一個焊工來負責，質量要求非常嚴格，因爲要是有一點點接不好，那就要影響整個鍋爐。這又是高空作業，大氣包是個圓桶桶，就像個大炸彈，人鑽進去頭都抬不起來，但還要進行精細的焊接工作。這還不說，大氣包原來兩頭還透氣，焊到後來只有一頭通氣，人鑽進去以後悶的很，焊過一小時活路退出來，吐出來的口水都是黑的。最後幾天，她病了，同志們勸她休息，她不！同志喊她出來要替換她工作，她也不，我的話完了。”這個年青女焊工的臉因激動發紅了，她用手背揩了揩額上的汗。“有些事同志

們談過，我不重複了。我百分之百的擁護程昭清做我們的代表。”

程昭清的勞動事蹟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悄悄地徵求着團總支書記的意見。

“你能介紹讓我跟她談談嗎？”

他對我笑了笑，也悄悄說：“你是不是想寫她？”他窺看了我的祕密，我回答他一個微笑。他說：“好嘛。”

剛散會，他就喊住了程昭清。

程昭清猛回過頭來，她是個小小巧巧的個子，穿着一身藍色的茄克式的工作服，頭髮剪得短短的，紅潤健壯的圓臉上，生着一雙睫毛長長的大眼睛，那裏面充滿着堅定和智慧。看模樣她大概不過二十一、二歲的年紀。

“我想和你談談。”我緊握着她的手，提出了我的要求。“他要將你寫成文章。”團總支書記說道。

“哎呀！”程昭清驚詫地笑着，喊道，“我有啥子好寫的！”她機警地四顧一下，隨即指着站在一旁的原來發言的那個年青姑娘，說：“你還不如去寫她——楊家鳳，她比我幹的好。”

楊家鳳睜了她一眼，啾啾嘴，一溜烟跑了。

“……談什麼？”程昭清羞答答地微笑着，一隻手玩弄着鈕扣。

這時汽笛響了。它號召着建設開遠電廠的人們：快走上你的崗位去戰鬥，去工作吧！

“我要去上班了，”她說，“這樣吧，吃過晚飯我來找你。”

“不，我去找妳好了。”

“的確沒有哪樣談的。不信，你問我們總支書好了！”

團總支書記聲明道：“我怎能代替妳，那不變成包辦了！妳就跟他談談吧。”

“好嘛。”

工地喧騰着。從廠房那兒傳來鋼鐵的歌唱。吊車的長臂鉗着巨大的數以噸計的機件，把它送到安裝的地方。強烈的電焊的火光閃爍着。跨過鐵路專綫，在去工地的路上，團總支書記說：“這樣的人真應該去寫寫，不寫那是個缺憾。”他接着說：“程昭清的父親是四川綦江的一個貧農。她很小的時候，在一次地主的迫害下，就隨着父親逃到重慶。她父親做了碼頭工人。賺來的錢哪能養活一家人？沒有辦法，她父親忍心把她給了長江邊上的一個船家作童養媳，挨罵挨打，她幾次逃回來。可是父母又有什麼辦法呢！才十多歲，又將她送到一個資本家辦的機器廠去做學徒，實際上只是爲了去混點飯吃，也不給半文工資。就這樣廠長還不要她。重慶解放了。不久，她考進了一個培養工人的短期訓練班，在班裏她初步知道了一點焊工知識，畢業以後就分到西南新建第一個大型發電廠學習搞電焊工。”

“從那時起，我們就在一起，她入團，我是介紹人，”團總支書記又說了下去。“她很積極，很認真，又善於克服困難。蘇聯專家也看出了她這點，就親手培養她。程昭清沒有辜負蘇聯專家對她的希望，她終於成了一個優秀的女焊

工。她參加過建設西南第一個大型發電廠，又參加過建設成都電廠，現在又爲這西南第二個大型發電廠的建設工作着。”

一輛坦克吊車從我們面前開過，我們急忙讓在一邊。隨後，我們又踏着塵土很厚的工地的道路前進。

“我講一段她的故事給你聽吧。五三年，我們在六一〇一新建工程，有一次，要焊接鍋爐退熱管和水冷壁上的掛鐵。工作的條件非常困難：一排管子有十七根，管子和管子之間的縫隙很窄，但焊工要在一點點窄的縫隙中工作，同時又不能燒壞掛鐵，損壞排管。焊工遇着這樣活路都喊惱火。當時有個黃師傅，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程昭清。她就側着身子擠了進去，進去以後地方太窄，燒焊的時候面罩也帶不成，怎麼辦呢？她把面罩取下來，在眼上擋上兩塊玻璃片，電火燒着臉也不管，她咬着牙齒，完成了這個生產任務，”團總支書記興奮的揮着手。“從此，焊工們都開始尊敬這個姑娘，這個剛剛成長起來的女焊工第一次贏得了榮譽。”

……我們走進車間。立刻，我就被這幅勞動壯舉的畫面驚住了。

廠房，從遠看只給人一種龐大的感覺，當我走進來看見那巨大的鍋爐，看到那在房樑上自動跑來跑去，一次可以吊運數十噸重大機件的行車時^①，龐大的感覺已經變爲具體的東西，而叫我驚訝了。但團總支書記却告訴我：“這不過是第一期工程，將來還要發展呢。”

我們順着還沒有安上欄杆的梯級往上爬去。團總支書記

①行車就是利用鋼梁裝設的，可以來來往往的室內吊車。

非常詳盡地向我介紹那些已經安裝，或正在安裝的設備。他這樣熟悉，就好像他也直接參加過各項建設工程似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自己不久以前還是個工人。

站在上面向下望去，全車間一覽無餘。可以看見各個工種按照科學的組合有條不紊地勞動着、工作着，這不能不歸功於工程指揮部的領導者、組織者、技術工程人員和蘇聯專家無私的幫助！

忽然，一陣電光的火花一閃，我的眼都被照花了。定神一看，我們近旁有部電焊機正在焊接生活^①。

“這就是水冷壁，”團總支書記講解着，“這是由很多管子組成的，焊工要把那些管子焊接起來，這是鍋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看着密密的矗起的鋼管和巨型的鍋爐結構，想到即將從這裏送出工業動力——電給箇舊礦山，爲人類的和平建設獻出更多的大錫，我不禁在心裏暗暗讚頌着勞動的偉力。

又一道電火的閃光，火花在管子焊接的地方歡樂地跳躍着。我看見一個焊工正在那兒聚精會神地工作。

“那不是程昭清嗎？”當那個焊工取下面罩檢查焊縫的時候，我驚叫道。

“是她，”團總支書記說，“水冷壁的活路總是交給她做，她有經驗了。”

程昭清站在一個臨時手足架上，橫腰繫着一根安全帶。她因熱愛自己的工作，青春煥發的臉上現出由於勞動所引起的莊嚴光輝；她燒一會又將面罩拿下來，細緻地察看着焊

^①生活，工人對一般工作物的俗稱。



口，當她認為非常滿意的時候，又拿起面罩去焊接新的待焊的接頭。這時，她的忘我的勞動熱情深深地感動着我。我想：“如果我是個詩人，我必然會燃起我的熱情，寫出最美、最動人的詩章來歌頌她。”

傍晚，晚霞把工地抹上了一層玫瑰紅，工地上顯得喜氣洋洋。

我和程昭清坐在鐵路的軌道上。本來我想出了很多問題要問她，可是我又覺得這些問題好像已經得到了解答。

“談談妳自己好嗎？”

“哎呀，真是沒啥子好談的！”程昭清羞答答地說。

“妳可以把過去，”我說，“解放以前的遭遇。痛苦講講嗎？”

“過去的事提它有什麼意思？紅黑今天我很幸福，很快活。”

“那麼妳就談談妳的現在怎樣？”

“現在，我生活得很好。我是個青年團員，四級電焊工，參加過好幾個大型電廠的新建工程。家裏，爹媽都參加了農業社，弟弟在上學讀書。”

這樣談下去，我想是不會談出什麼的，於是我就迅速地轉換了話題：“那麼，妳談談蘇聯專家怎樣將妳培養成爲一個優秀的女焊工好嗎？”

我發現一提到蘇聯專家，她就振奮起來，她激動的脸又紅了，立刻開朗地笑着說：“說起蘇聯專家，我一輩子也忘

不了他們。他們不僅教我工作得好，還教導我懂得了工作是爲了什麼。

“那還是在重慶五〇七廠的時候，來了一批蘇聯專家，當中有一個專家叫加爾梅柯夫，他是電焊專家。有一天他到了工地，看着我燒活路，我自己還不知道。這時，他從我手裏拿過焊機，就自己燒焊，一邊叫翻譯告訴我：這裏應該怎樣燒，那裏應該怎樣燒。我就照他教的來焊。後來，他組織了一批焊工，我也是當中的一個，天天教，他把各種焊法燒個樣子，然後就叫我們照着燒，這樣技術提高得非常快。

“加爾梅柯夫常常跟我們一齊工作到夜裏。他又是個胖子，有些地方要爬上爬下，進進出出，很不方便，但是他還是一定要跟我們一齊去鑽。有次他病了，發熱到三十九度，我們跑去看他，他說：‘你們不要來看我，應該去把工作搞好，時間是寶貴的，建設社會主義就要跟時間賽跑。’他自己就是這樣高貴的人，第二天，熱剛退，他就又跑到工地上來了。哎呀！我一看到他激動得忍不住淌下淚來。

“來到開遠電廠，這裏的蘇聯專家也和加爾梅柯夫一樣，很關心培養我們。過去我是燒大點的生活，來這兒，專家又叫我學燒水冷壁的三點五米粒的細管子。這個活路難，他就找來管子叫我們練習，也是他先燒，燒了又叫我們來試着燒，直到燒得他完全滿意爲止。所以，現在鍋爐的水冷壁就是由我來燒。”

程昭清的臉因爲興奮顯得更加光彩和美麗了。

“不是蘇聯專家教導我，我怎麼會有今天呢？不過我還要工作得更好，更好！我常想：‘這樣才不辜負蘇聯專

家的希望！’”她看了看手錶：“哎呀！七點半了，我們晚上還有個會呢，要研究明天的工作。”她猛地站起來。

“明天，明天不是春節嗎？”我驚詫地看着她。

“春節不過了，”她微笑了笑，“所有廠礦的工人弟兄都提出保證：五年計劃四年完成。我們怎個能落後呢！”她的聲音是那樣平淡，但卻又充滿着堅強和自信：“雖說原來我們打算五月發電，但聽了五年計劃報告，我們自動提出要提前三個月發電：要在二月把電送到箇舊礦山！”

夜裏，工地上燈光輝煌，聳入雲霄的煙囪驕傲地亮着紅燈。

程昭清迎着輝煌的燈光，邁着堅定而輕快的脚步向工地走去。我彷彿看到她不是走在工地的道路上，而是在遼闊的通往幸福明天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地前進着！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夜

崔光鼎上北京

崔光鼎同志是雲南省著名的工業勞動模範。一九五二年二月，工廠加炭淬火（他是個熱處理工人）工作因市場碳酸鋁缺貨，嚴重地阻礙生產任務的進行。他開動腦筋，專心鑽研，三天三夜吃睡不安，未斷思索，終於發明以鹽巴石灰代替碳酸鋁，節約價值很大，並已在東北區、西南區很多廠礦推廣。

我哪能上北京？

一九五二年九月上旬，我在昆明參加黨代會。有一天，孫康部長把我喊去，他跟我說：“崔光鼎同志，省委決定讓你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這次，你要見到毛主席了！”

一聽，我呆了半天。我心想：“我哪能上北京！？對黨、對人民，我的貢獻都還很不够。可是，同志，說真心話，你不知道我多麼想上北京！北京是我們的首都，北京是祖國的火車頭，領導着全國各族人民走向繁榮，走向幸福！我們親愛的毛主席也住在北京。我真是時時地盼望着能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啊！‘到社會主義再說吧，反正北京我決定要去一趟。’以前我在心裏跟自己說。‘到那時嘛，中國工人也像蘇聯的工人老大哥一樣：有休假，有條件，那時，我一定要上次北京’。……可是，哪想到我馬上就能上北京？！”

我抬頭瞧瞧外面的陽光滿照的大晴天，又瞧瞧屋裏，孫

部長微笑地坐在我對面。

“老崔，”孫部長親切地喊着我說，“快去準備吧！明後天就要出發。”

聽着，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不停，不知不覺掉下眼淚來。同志，在舊社會我崔光鼎算個哪樣？今日，有了共產黨，我崔光鼎能上北京，能去見毛主席！你說我該多高興。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怪慚愧，一點點發明，說起來又算得哪樣？！可是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首長竟這樣重視我。關心我。

離開孫部長，我恨不得長上翅膀飛回工廠，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小組的同志、車間的同志、全廠的同志，叫他們高興高興。坐在車上我就想：“見了大家該說些哪樣？……”跳下車我就往車間跑，誰知剛一跨進門，掌聲像放鞭炮一樣的響起來。這邊同志喊：“向崔光鼎同志學習！”那邊同志喊：“歡迎崔光鼎同志上北京！”大家都知道了。好幾個青工同志一下子擁上來，把我抬起來舉得高高的。

“同志們！我能代表大家上北京觀禮，去見毛主席，這是同志們的光榮！”

大家那樣的熱情，把我弄糊塗了，也想不起該說哪樣了。我只記得我喊道：“同志們！要寫信給毛主席就快點呀！”大家這才放下我，一堆堆聚在一起，醞釀給毛主席寫信去了。

西南區兄弟會師

九月十三日，一個清朗的好日子。我，還有箇舊錫業公

司創造生產新紀錄的彝族礦工李國方同志乘上飛機去重慶。我還清楚的記得，在昆明機場的那個上午，好多航空站的工人同志擁進候機室圍着我們，叫我報告自己發明的經過，熱烈地交換着工作上的經驗。直到我們上了飛機，要起飛了，他們才慢慢離去。

坐飛機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我哪有資格坐上飛機？失業討飯怕還沒人理睬呢！

十三日四點三十分到重慶。

到西南總工會招待所，好多首長都來歡迎我們，跟我們很親熱地握着手。我抓住每隻手半天不放。

住在招待所，我們吃的都是上等飯食，早晨還吃牛奶、包子。我覺得吃的太好，向首長提了個意見，我說：“首長，給我們吃的太好了，這樣不好。……”你猜首長怎說？

“國家經濟好轉了，吃好點是應該的，吃不好，身體搞壞了誰負責！黨首先就要批評我們，人民也不答應我們這樣對待我們的勞動模範。”

我的心一熱！——這比我爹媽的愛護還要深啊！當然，我也知道，這並不是單愛護我個人，這是愛護我們整個工人階級。

在重慶，我們訪問了重慶的汽車女司機。以前，誰聽說過女人開汽車？可是這次我們親眼看見了。現在重慶市的公共汽車幾乎全是由這些女司機來駕駛。

有一天中午，我們跳上一部嶄新的蘇聯電車式的公共汽車。當然這部車子也是由女司機駕駛。因為想看清她是怎麼工作，我們擠到司機台跟前，差不多要妨礙她工作了，這位

女司機同志嚷道：“你們搞啥子？”她嚷了好幾句，我這才笑着說：“我們是來瞧你們女司機開車。”

“這有啥子稀奇？多的很，重慶到處都是。”

我們這才說明，我們都是來自川、康、雲、貴的工人代表，是上北京參加國慶觀禮，見毛主席去的，路經此地，特來看看我們工人姊妹——重慶的汽車女司機同志。

這一說，女司機嚇的一下臉紅了。當然她有些難為情，大概後悔她方才的態度，或是因為聽了我們說上北京有些激動，到招呼站刹住車，她一把拉住我：“原來是我們的勞動模範啊！哪個不早說！”

話一說明，可親熱啦！到一站嗽一站，在解放紀念碑那兒下車，她還笑笑的拉着我們的手說：“記住哟，到北京見了毛主席，可要代我們女司機問個好！”

不幾日，從西南各個廠礦、郵電、運輸崗位上來的十六個代表會師了。兄弟見面，份外親熱，你拉住我，我抱住你，那股熱勁燒得氣死美帝國主義！

有幾個代表跑到我跟前，叫我介紹他們認識認識崔光鼎。你說這麼一來怎麼辦呢？我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幸虧李國方同志來了，指着我說：“他就是。”這才給我解了圍。

大家哈哈大笑，把我拉到一邊就嗽起來。原來他是××廠的勞模，代表他們廠工人同志上北京觀禮。他說：“你那個加炭淬火的創造在我們廠裏已經採用了。”他熱情地抓住我的手，“節約價值不小啊！”還有位代表拿出紅本本，叫我把份量告訴他。